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三十四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舉人臣黄道㷆

謄録貢生臣章松雲

謄録舉人臣桼　㵟

續後漢書卷三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朱靈

李典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名為從

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
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
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曹操破呂布
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内矦數有戰功
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
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
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
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

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恩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譚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操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别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譚譚破别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

毅等還鄴操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為盪寇將軍復別

擊荆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操將討袁尚

於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而天子在焉今遠北

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則公之事去

矣操策表無能為遂與遼俱行卒與虜遇遼勸操戰氣

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

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

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

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牛盖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原註昨淫反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爾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

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既伐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方攻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

饗犒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

拜征東將軍原註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掎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圓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至建安二十一年操復伐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曹丕立轉前將軍賜

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及篡代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黄初二年遼朝雒陽丕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丕歎息顧左右曰此古之名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丕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

責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丕迎遼親臨執其手賜以
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丕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
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愼之是
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吕範遼病遂篤卒於江都丕為流
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丕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
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以少擊衆
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
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為偏將軍卒子統嗣

謹案目録此下有樂進于禁傳今闕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黄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郃説紹曰公勿與曹操戰也宻遣輕騎鈔絶其南則彼自敗矣紹不從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操自將急擊之郃説紹曰曹操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

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圖慙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紹軍大潰謹案志註裴松之曰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于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來歸太祖為參錯不同今郝書移紹軍大潰於郃歸下諸傳相通矣操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

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圍雍奴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陽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操伐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操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操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昭烈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

為昭烈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昭烈屯陽平郃屯廣石昭烈以精兵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昭烈不能克其後昭烈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昭烈相遇交戰短兵接撿淵斬之淵雖為都督昭烈憚郃而易淵及殺淵昭烈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郃還陽平時新失元帥恐為昭烈所乘三軍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

出勒兵安陳諸軍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操在長安遣使假郃節操遂自至漢中昭烈保險不戰操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曹丕立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篡代進封鄚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名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曹叡立遣南屯荆州與司馬懿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漢丞相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

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應亮郃皆討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鋭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懿治水軍於荆州欲順沔入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荆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漢丞相亮復出攻陳倉徵郃驛名郃到雒陽徵自往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又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

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
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
還雒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
形無不如計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畢湛謹案陳志作卑湛誤通志作畢與此合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
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
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漢丞相亮復出
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

與亮軍戰飛矢中郃右膝卒原注魏略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兵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追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敵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内侯

謹案目録此下有徐晃傳今闕

朱靈字文博清河人也有膽略袁紹領冀州以靈為將同郡季雍以鄃原注羊朱反叛紹而降公孫瓚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

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曹操攻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操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吾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真吾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皆隨靈留操表為雜號將軍操克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操戒之曰冀州新兵久習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故有威嚴宜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靈即斬昂以狀聞操手書曰兵中

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雒陽禹豈以是減損哉原注後漢書鄧禹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遂為赤眉所敗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曹丕立拜後將軍封鄃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召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鄃侯富貴不

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謹案陳志徐晃傳作高唐亭侯志注無亭字通志有亭字卒謚曰威侯子述嗣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曹操破黄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操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别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操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兖州諸

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從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典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操善之故試以民事遷離狐太守時操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操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操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内御苟利國家專之

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昭烈北侵至葉操遣典從夏侯惇拒之昭烈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伏裏戰不利典往救昭烈望見救至乃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徙詣魏郡操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

曰典鶩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純也原注後漢書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操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爾吾豈可以私憾而忘

公議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戸并前三百戸典
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
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卒子禎嗣曹丕立追念合
肥之功增禎邑百戸賜典一子爵關内侯邑百戸謚典
曰愍侯
議曰張遼徐晃諸將壯猛有謀亦關張之亞匹然失身
於操終為勇而無義苟當高帝之誅秦世祖之復漢亦
曹樊之佐命耿賈之圖畫也乃於篡朝傾智并命功愈

多勝日增而負日重終不免為蜚廉惡來所以義士審於委質智者急於擇君也宋司馬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于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晝陵寢以辱之斯為不君也

贊曰羣虎嘯風哮闞逐競雄狐假威詐神力勝顛劉植曹區宇再造天果弗定與偽蔑道

續後漢書卷三十五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二

魏臣

李通 孫秉 秉子重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悳　郝昭　張特　龐淯 張猛 鮑出　楊豐

閻温 張恭 就子斆　恭子就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原注魏略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江汝

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内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擒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通傾家賑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歸曹操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操攻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操軍不

利通將兵夜詣操操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

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爾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又擊羣賊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之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晧烈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别遣關羽絶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道得病卒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曹丕立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懐異心通秉義不

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緒子秉字玄冑有儁才仕晉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昭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王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王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衆容未言又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余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

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王曰卿言得之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未知所對余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為慎王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干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余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

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禍患無從而至矣秉子重

字茂曾少知名歷吏部郎平陽太守以清尚稱趙王

倫以重人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

逼之重遂不食祈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

騎常侍原注魏志曰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太守欲有所

私殺戒據法不聽太守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

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為帥屯於開陽曹操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操募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及兄康等皆詣操操以霸為琅琊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操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

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昭烈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昭烈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昭烈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操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操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操破袁譚于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凡家屬詣鄴操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

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黄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謹案胡質傳注引虞預晉書云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又晉書武陔傳父周衛尉皆無公字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謥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别遣至皖討吴

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走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前後邀擊之吳兵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擊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謹案通志作大軍未至較明順水遂長吳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操操善之拜揚

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操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
曹丕立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
及篡代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伐吳破吕範
於洞浦初建安末霸遣别軍在洛會操卒霸所部及青
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丕外雖尊寵霸而心
常疑之及還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
萬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於丕丕曰霸軍前擅去今
意壯乃爾遂東行因霸來朝而奪其兵徙為執金吾位

特進曹叡立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戸卒謚曰威侯子艾嗣艾以才理稱為黄門郎累官至青州剌史少府卒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内侯原注裴松之曰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謹案目録此傳末附孫觀今闕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曹操南伐琮舉州降欲與聘俱聘曰聘不能

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爾遂歔欷流涕操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昭烈於長阪操先定荆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内侯原注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

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攻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曹丕立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原注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

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九百户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敵不敢侵分聘户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内侯聘卒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此與本傳不同

謹案目録此下有吕虔許褚典韋龎悳四傳今

闕

郝昭字伯道太原人也姿幹雄壯少從軍為部曲督數

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漢丞相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于城外遥說之昭于樓上應詳曰魏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深而門户重卿無可言者但有死爾卿還謝諸葛公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决矣我識卿爾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

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謹案陳志作以土丸填塹此作土丸與通鑑合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城裏昭又城內穿塹横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救至亮引退詔嘉昭功賜爵列侯及還曹叡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灼灼如此朕復何憂乎欲大用之會病卒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及發冢取木

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爾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張特字子產涿郡人也初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為能欲遣還護軍毌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合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

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吴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特乃夜徹諸屋材栅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吴人曰我但有鬬死爾吴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遷安封太守卒

謹案目録此下有麗湇傳附張猛楊豊鮑出今

止存附傳三篇其龎淯傳闕

張猛字叔威燉煌人也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為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狎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既到商欲誅猛猛覺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居近商聞兵至

恐怖登屋呼猛曰叔威汝欲殺我邪死者有知汝亦族矣相釋可乎猛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録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遂殺之明年韓遂自將擊猛猛發兵拒遂吏民畏遂乃反攻猛初奐為武威太守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焚而死

楊豐謹案魏略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黄昂之反攻徐揖也謹案閻温傳注云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强族黄氏時黄昂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豐不義昂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令得豐者麻繫其項生致之豐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仇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人望見塵

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以生麻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謹案魏志閻温傳注此下尚有時黄華在東云云五十餘字此皆無之疑大典脱漏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尚氣節興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養母而年飢留母守舍並出採蓬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初等至家噉人賊數十已掠其母與比舍嫗繩貫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追出聞欲追兄弟皆云賊衆不可出怒曰有母而使賊

貫其手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出跳圍斫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曰欲得母爾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為復爾出指嫗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既歸遂與昆弟扶母居南陽避賊建安五年關中道始通謀北歸而母不能行乃以籠盛其母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共薦州郡辟名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青龍中母年百餘歲

乃卒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至八九十纔若五六十者不知其所終原注魚豢論曰昔孔子歎顔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覩其心爾孰如孫祝菜色于市里顛倒于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寔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于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于自然亦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自東摧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裴松之曰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

謹案目錄此下有閻溫傳今闕又此卷議賛俱

闕

續後漢書卷三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魏臣

袁渙 渙子侃 寓 奥 準 從弟霸 徽 敏 曾孫宏 張範 弟承

邴原 張閣 涼茂 國淵 徐奕 何夔 邢顒

謹案袁渙傳闕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漢司徒父延太尉

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辭不受性恬静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之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遣承與相見術問

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孫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茍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悦是時曹操將攻冀州術復問曰今曹操欲以敝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操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操表為諫

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操自荆州還範見于陳以為議郎叅丞相軍事甚見敬重操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丕居守操戒丕舉動必諮此二人丕執子孫禮範所得禄給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人或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

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操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丕既纂代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年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也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故為流涕師哀其言亦為之泣曰欲學可爾我樂相教不求資也於是就學篤意經

傳博涉無所不見尤厲行義與管寧俱以操尚稱自以其學未至乃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有入海而求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原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謝焉又曰兖豫之

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持書而別曰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弓汝南友范孟博涿郡親盧子幹原舊能飲酒自游學八九年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爾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郡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

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後恚望欲殺之吏皆為請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請原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其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

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葢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笑曰吾但戲爾原又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茍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哉融無以答遂釋之是時朝

網陵遲在所搆難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不就融書喻原曰修性保貞清虛自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原注史記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願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為除肉刑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燕燕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可以來矣原不

答遂與管寧浮海適遼東依公孫度謹案志注此下有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十二字嘗行得遺錢以繫樹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問其故行者曰神樹也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里中斂其錢以為社供同郡劉政有勇畧公孫度欲殺之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

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徙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使歸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者數百家游學之士絃誦之聲不絶管寧以度終不容原勸原歸原乃徙居於三山孔融復與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原注左氏傳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郫賈季奔翟趙盾背先蔑而立靈公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諮仰靡所嘆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遣五官掾奉

問榜人原注此孟反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復何俟乎原遂歸行已數日而度始覺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原既至亦不仕講肄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人時鄭玄博學洽聞注解典籍儒雅之士宗之原以志尚高遠節行粹白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邴鄭之學曹操為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原女早亡而操愛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

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操北伐烏桓還駐昌國宴士大夫酒酣操曰孤反鄴中諸人必將迎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爾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通謁操驚喜出迎謂原曰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邪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操謂荀攸曰此君乃能傾士大夫心若是乎攸曰此一世異人士之冠冕也公宜盡禮待之謹案志注云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

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云云文若荀彧字也此作荀攸與志異 自是操益重原雖受辟歷署常在病告高枕里巷終不當事河内張範名行亦高而尤親敬原操下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徙署丞相徵事原注獻帝起居注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太原王烈俱以選補 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

冀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時曹丕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非公事弗見也操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代涼茂為五官將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丕大會賓僚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原獨不言丕問之原勃然曰父也丕亦不復難之操伐孫權原從行卒是後大鴻臚鉅

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龎迪謹案龎迪陳志作龎廸何焯校本作迪與此合以清賢稱原注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貔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為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官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原注博物記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于背負之而行轉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原注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按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惟有北征柳城

耳征郴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于君意若何茂對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耶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曹丕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

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丕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原注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謹案目録此下有國淵徐奕傳今闕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為車騎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黨禍起從父衡為尚書好直言由是在黨籍父兄皆禁錮夔嘆曰天地閉賢人隱宰司辟召皆不應與

平初避亂淮南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從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為曹操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于我哉遂遁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操辟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操問夔

曰君以為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至親戚叛之而況于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原注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儁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否之節必審于所蹈故高尚之

徒抗心于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于孥戮柳下夷于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絏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惟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士可殺不可辱命為掾屬而杖捶之豈待士之禮耶夔義不受辱亦可尚已而以為挾毒要君責之過矣

自昭烈之去東南多變操乃以陳羣為鄭令夔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由是稍定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黄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為冠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于亂不能自還

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廹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𢬵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黄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千數謹案陳志作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畧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時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収租稅緜絹夔以郡初立近以

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飢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則不得不誅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辯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原注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操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操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于操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禄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

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覲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操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時丁儀兄弟貴寵夔與儀不合尚書傅巽謂夔曰儀已害毛玠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自害焉能害人夔終不屈未幾儀果敗丕為太子以涼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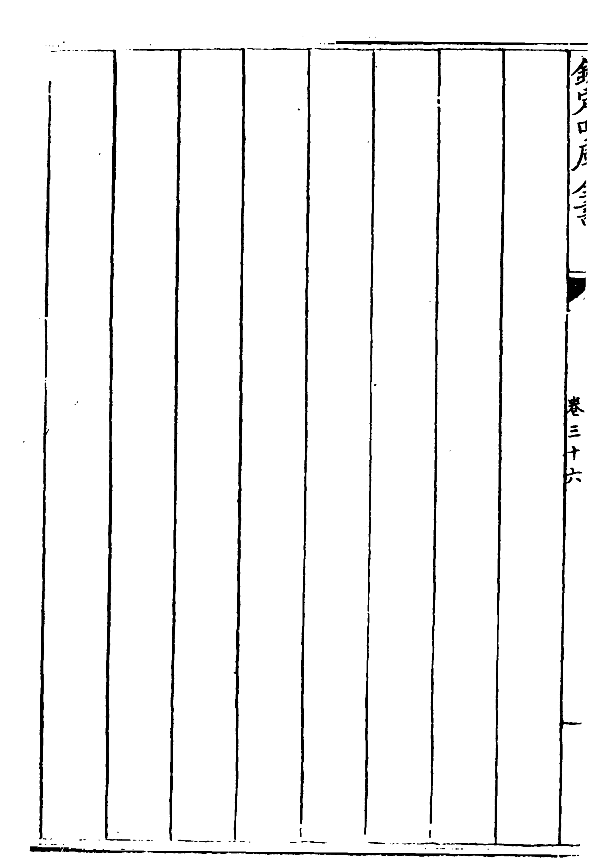
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不欲與辭宿戒供具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于節儉之世最為豪汰不立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户疾病屢乞遜位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

君其即安以順朕意卒謚曰靖侯子曽嗣晉咸熈中為

司徒有傳

謹案目録此下有邢顒傳今闕又此卷議賛全

闕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三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四

魏臣

陳羣 子泰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漢太丘長寔之孫侍中大鴻臚紀之子也羣為兒時寔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

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昭烈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
謙病死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
之爭吕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
烈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昭烈軍
昭烈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
屬曹操破吕布辟羣為司空西曹掾時有薦樂安王模
下邳周逵者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逵穢德終必敗操
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操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

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吴人叛乾伏節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参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御史中丞初羣父紀於獻帝世嘗議復肉刑而卒不行至是操復欲復肉刑令羣申其論羣盛稱以為可復惟相國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操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莫雅仗名議不以非道假人曹

丕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禮常嘆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乃制九品官人法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原注晉書劉毅傳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于心情偽由于己公無

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詾詾但爭品位不為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俗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取州里清議咸

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者哉若殊不脩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于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王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横於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吴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淸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埶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于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于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于臺府納毁于流言任己則有

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于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絷選舉使不得精于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治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

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埶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于敵讎子孫罹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于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獘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竟不施

行及篡代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丕伐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丕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録尚書事丕寢疾羣與曹真司馬懿等並受遺詔輔政曹叡立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開府頃之為司空共録謹案陳志作故録通志作政録尚書事時叡初蒞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相望至治惟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絶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攻蜀從斜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

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叡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為宜詔真還叡從之後叡女淑卒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魄原注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

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䰟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

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顧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間車駕欲辇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

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宫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閒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豈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静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静豈可輕脱哉叡不聽青龍中營治宫室百

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原注裴松之曰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户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户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户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户不能居半以此言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于是為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

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叡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爾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原注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宗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羅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為令軌豈不惑于大道而

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于奢儉之中何夫人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曽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歔于是有所減省初曹操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

當誅羣言之操操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卒謚曰靖侯子泰嗣叡追思羣功德分羣户邑封一子列侯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原注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荅曰然

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于君謂之忠施于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謹案目錄附

子忝傳今闕

議曰曹操忌刻寡恩其欲復肉刑豈有意于三代之際哉特殘忍之志欲甘心于遺民使畏威懼罪焉耳鍾繇陳羣又從臾之豈以道事君者邪其創九品置中正適足以長亂崇姦撓弱天權官聯大壞一歸門地於是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令一出而弊遂成失其本故也作法于貪弊將若之何無三代政治之實而事其名鮮有不弊者夫人君以一身為天下中正執中正心以正朝廷而建中于民于是民協于中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皇建其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所以為大中至正之世三代之極治也方操丕父子篡竊于上羣臣百官黨賊于下遂律天下以清議責人必以顏閔而不貸恕已自為桀跖而

不疑豈絜矩之道也泰簡重有方畧顑面伏鉞隱然魏之名臣也高貴鄉公之事請誅賈充以謝天下而意仍在於司馬昭雖董狐之責趙盾無以尚已

賛曰於休長文博雅暢朗麋玉含光道映天壤致理施化公胡懋長玄伯剛簡體志高亮端委虎門正色廟上家法愈峻名門共仰

續後漢書卷三十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五

魏臣

劉劭 傅嘏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原注左氏傳夏五月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　宋衛陳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子太叔曰寶所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預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原注裴松之曰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

八座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儀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謂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天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興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曹叡立出

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封册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寛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曹叡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

馬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
寵表請中軍兵幷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衆
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
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
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埶騎到合肥踈其行隊
多其旌鼓耀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
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叡從之
兵比至合肥吳師果退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

侯惠蔫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徹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重以為若

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懽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原注裴松之曰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法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蒙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

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獻卒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内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禄勲子琳嗣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漢平樂監傅介子之後也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黄門侍郎伯父巽黄初中為侍中尚書嘏弱冠知名以裁鑒稱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

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蝦蝦不受蝦友人荀粲怪而問之蝦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成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内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蝦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後皆如蝦言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

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暇著論難劭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奥遠茍非其才則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曁乎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按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

柔自建安以來至於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
逆芟夷遺寇旌旂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
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
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
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
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
末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
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

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於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

惑子兄弟仁人將遂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
微事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司馬懿請為從事
中郎爽誅為河南尹內掌都邑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
遂之士其民異方雜糅豪門大族商賈胡貊會利之所
而姦宄之所聚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
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
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
以漸補之郡吏七百半非其舊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

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蝦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持法有恒簡而不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捶訊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隐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於是治為諸尹之最遷尚書蝦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

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攺定官制依古正本遇時多難未能草易嘉平四年夏四月孫權卒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伐吳以三征計異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免姑蘇之禍原注史記吳王夫差北伐齊敗齊師于艾陵召魯衛之君會于槖皋北會諸侯于黄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與晉定公爭長越王勾踐虜其太子友遂圍吳欲遷夫差于甬東夫差自剄死齊湣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能救顛覆之敗原注史記齊湣王伐宋宋王出奔死於温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并周室為天子泗

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大敗齊師於濟西樂毅遂入臨淄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兵分齊之侵地鹵器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襲荊破蜀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肖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

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

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措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閒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

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信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持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獘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

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

破衆軍於東關恪乗勝揚聲欲向青徐議為之備嘏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畧無孑遺恪豈能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原注漢書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冨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裴松之曰虔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淳以得利為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徼財不計干燥之與沉沒而為之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乗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爾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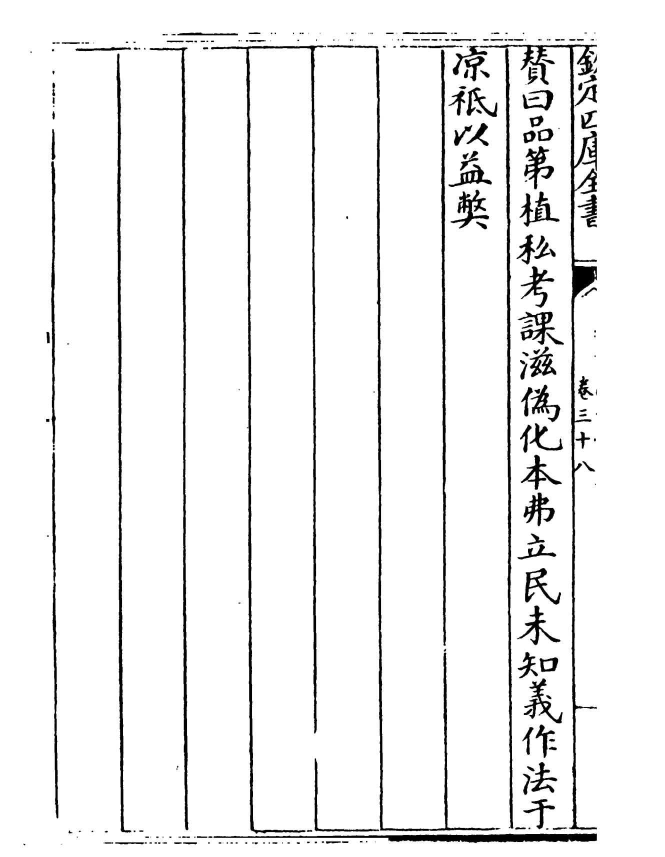
論之原注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裴松之曰嘏料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曹髦立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舉兵或以司馬師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師師未從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

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聞㬚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㬚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㬚有謀焉及師卒㬚與鍾會勸司馬昭徑還雒陽昭遂輔政原注世語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㬚㬚不敢受及薨㬚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名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傅㬚所宜闚覦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㬚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㬚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歲卒時年四十七追贈太

常謚曰元侯原注傅子曰瑕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顗善徽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咸熈中開建五等以瑕著勲前朝改封祗涇原子魏亡仕晉至司空祗子宣御史中丞宣弟暢秘書丞

議曰初京房作考課法不能行之於漢劉劭因之增其條目且為説畧瑕著論難之崔林杜恕上議駁之卒亦不能行之於魏何哉有其法無其人雖有善法不能善治有唐虞之君稷契臯陶之臣不為之法而黜陟幽明

刑賞不偕鯀共工驩兜有苗自投四裔而元凱共處於朝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非善人魏方父子盜漢左右前後皆叨憒苟且之流乃自以為舜禹欲行唐虞三代之事則亦新莽之以六藝文其姦也故為政者不在於術而在於道不在於法而在於人非其道而不得其人法於何有此叔向所以非子產之鑄刑書也原注左氏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遺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贊曰品第植私考課滋僞化本弗立民未知義作法于凉祇以益獘